

「美文选粹」我的一位国文老师

作者 | 梁实秋 赏析 | 姜玲

【编者寄语】

记忆往往像浸过水的纸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隐隐留下了印记。于成长的不知不觉间，记忆中总会留下老师或鲜活或模糊的形象：或倜傥潇洒，或质朴可亲，或学富五车，或润物无声，或博古通今，或优雅脱俗……正是与老师们相逢、相识、相知的经历，构筑了我们求学的时光。在老师们或娓娓道来或慷慨激昂中，我们充盈着头脑，积蓄着未来。求学的经历，与师长相处的时光，往往是人生中的宝藏，每每回忆起来，让人唏嘘之余倍感珍贵。正如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所言“把无限抓在你的手掌里，把永恒放进一刹那的时光”。在记忆的片段中，搜寻温暖；以成人的视角，反观师长。现在让在我们跟随梁实秋先生，走进他以逗趣的笔墨，来抒发心中真情的佳作——《我的一位国文老师》。感受那年、那位老师、那份真情……

【披文入情】

我的一位国文老师	
①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，遇见一位国文先生，他给我的印象最深，使我受益也最多，我至今不能忘记他。	“看似寻常最奇崛”，时光如水，有些烙印却永驻心中。能给作者留下最深印象，令其感慨受益最多，可见这位国文先生的地位无可取代。
②先生姓徐，名锦澄，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“徐老虎”，因为他凶。	人生若只如初见……欲扬先抑，激发读者对徐先生的探究之心。 
③他的相貌很古怪，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，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。头很尖，秃秃的，亮亮的，脸形却是方方的，扁扁的，有些像《聊斋志异》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。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。他戴一副墨晶眼镜，银丝小镜框，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。我常给他画漫画，勾一个轮廓，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，便惟妙惟肖。（眼部果然是刻画人物的最佳的部位。）他的身材高大，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，鼻尖有一些红，像酒糟的，鼻孔里藏着两桶清水鼻涕，不时的吸溜着，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的吸溜一声，有板有眼有节奏，也有时忘了吸溜，走了板眼，上唇上便亮晶晶的吊出两	生动形象不失诙谐的语言，不落俗套，描摹出十八九岁反叛少年眼中的国文先生。漫画人物般特征显著的面部特写，搭配高大的身材；不拘小节的动作描写，又加上引人遐想的衣着；徐先生不修边幅的形象跃然纸上。如此与众不同的人物，让人哑然失笑。

根玉簪，他用手背一抹。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，好像是在给谁穿孝，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，余生也晚，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。他经常是仰着头，迈着八字步，两眼望青天，嘴撇得瓢儿似的。我很难得看见他笑，如果笑起来，是狞笑，样子更凶。	
④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。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，学生们便不踊跃，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，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，学生却个个都到了，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。真到了的学生，一部分是从事午睡，微发鼾声，一部分看小说如《官场现形记》《玉梨魂》之类，一部分写“父母亲大人膝下”式的家书，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，神游八方。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，徐老先生之所以凶，老是绷着脸，老是开口就骂人，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。	生活化的语言，描绘出当年学生们上国文课的学习状态。面对如此学情，先生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。交代“凶”的缘由，为后文先生怒火爆发埋下伏笔。 
⑤有一天上作文课，徐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，题目尚未写完，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：“这题目怎样讲呀？”老先生转过身来，冷笑两声，勃然大怒：“题目还没有写完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，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？……”滔滔不绝的吼叫起来，大家都为之愕然。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。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，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，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。这一下我可惹了祸，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。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，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，其中警句甚多，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：“×××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一眼把你望到底！”当时我看形势不妙，也就没有再多说，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。	“转过身来，冷笑两声，勃然大怒”一连串的行为，都可以看出他对学生不认真思考、只想谋求答案的寒心与愤怒。暗示“我”的挺身分辩，无疑火上浇油。后文先生对我的悉心指导，更加佐证了先生此时的发怒，是“怒其不争”。

⑥但是从这一次起，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。我这一个“一眼望到底”的学生，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。（“但”，语含转折。可谓不冲突，不相识。）如令想来，当初的“凶”何尝不是一种负责。（回眸往昔，终于理解先生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）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，有古文，有白话，油印分给大家。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，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。我也因此逐渐领教了他的才学。还有他的朗诵也非常有意思。他打着江北的官腔，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，不论是古文或白话，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，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，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。他念得有腔有调，有板有眼，有情感，有气势，有抑扬顿挫，我们听了之后，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。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，那也许是过分夸张，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，那却是真的。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。	徐先生不计前嫌，不因学生对国文课程的轻慢，而放松自己的教学要求。自己选辑新旧兼收的教材，不仅展现出先生的学识渊博、开通明达，更加体现出其对教育事业的热爱，对学生们的悉心培养。为后文，徐先生认真为我修改作文、并耐心引导张本。
⑦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。普通的批语“清通”“尚可”“气盛言宜”，他是不用的。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，一行一行的抹，整页整页的勾；洋洋千余言的文章，经他勾抹之后，所余无几了。我初次经此打击，很灰心，很觉得气短，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，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。但是他郑重的给我解释一会，他说：“你拿了去细细的体味，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，冗长，懈啦光唧的，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，你再读读看，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，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，虎虎有生气了。”我仔细一揣摩，果然。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，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，剩下的全是筋骨。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工夫。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，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，还知道一点“割爱”的道理，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。	徐先生改作文，无论是用普通批语，独出心裁的大勾大抹，还是郑重给我解释、启发引导，都说明了他教学严谨、精益求精，真心关爱学生，竭力助力成长。与前文的“凶”相呼应，不了解之人，视其为“凶”；了解之人，懂其为“爱”。
⑧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，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，不知他云游何处，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。同学们偶尔还谈起“徐老虎”，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，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。	岁月匆匆，作者已经从少年求学时的记忆中抽离出来。教师，对于小孩子而言可能是威严的化身，对于大人而言则多是淡淡的回忆。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甚至几位让自己难忘的老师。回望曾经，愿我们对老师多一份理解。驻足当下，愿我们对老师多一份温情，不只是为了老师，更是为了

	民族的希望与未来。
作者：梁实秋 来源：（有删改）	

【文章珠玑】

我仔细一揣摩，果然。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，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，剩下的全是筋骨。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工夫。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，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，还知道一点“割爱”的道理，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。

【思考探究】

- 1. 请概括文中“我”的形象特点，并加以分析。
- 2. 本文的语言风格独特，请结合全文对此加以赏析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(本篇解析老师：哈尔滨十四中 姜玲)